

● 学生必备经典导读 ●

落红萧萧

小传 诗歌 散文 小传 诗歌 散文 小传 诗歌 散文 小传 诗

萧红



万燕
李彦姝
编著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
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
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学生必备经典导读

落红萧萧

专 诗歌 散文 小传 诗歌 散文 小传 诗歌 散文 小传 诗

萧红



万燕
李彦姝 / 编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
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
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红萧萧：萧红 / 万燕，李彦姝编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9.12

(学生必备经典导读)

ISBN 978 - 7 - 5396 - 3253 - 7

I .落… II .①万…②李…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0568 号

落红萧萧——萧红

万 燕 李彦姝 编著

责任编辑：胡 莉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9.125

字 数：20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253 - 7

定 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小 传]

- 落红萧萧——萧红小传 万 燕 003

[小 说]

- 麦场(《生死场》之一) 039
老马走进屠场(《生死场》之三) 050
你要死灭吗(《生死场》之十三) 054
马伯乐(节选) 065
* 火烧云(《呼兰河传》节选) 103
* 祖父、后园和我(《呼兰河传》节选) 106
呼兰河传(节选) 116
* 小城三月(节选) 140
弃儿 146
手 162

[诗 歌]

- 偶然想起 179



春曲(之二、之六)	181
苦杯(之六)	183
沙粒(组诗)	185
一粒土泥	188

[散 文]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193
欧罗巴旅馆	195
雪天	199
饿	203
册子	208
蹲在洋车上	214
孤独的生活	220
失眠之夜	224
* 回忆鲁迅先生	228
* 一条铁路的完成	265

[书 信]

致萧军(第三信)	275
致萧军(第二十四信)	277
致萧军(第二十九信)	279
致萧军(第三十六信)	283
致白朗	286

* 加星号者为现行中小学课本所选用



落红
萧萧

——
萧红小传



落红萧萧

——萧红小传

万燕

—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呼兰河传》

宣统三年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即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北约三十公里的呼兰县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呼兰——因松花江的美丽支流呼兰河沿城而过得名，呼兰县位于呼兰河北岸，是个宁静偏僻的小城，在沉滞闭塞中，经济相对来说却比较繁荣。居民大都是些迷信又保守的农民、商贩、手艺人、乡绅。萧红就在辛亥革命那一年，诞生在呼兰县的一个乡绅之家张家。



自张岱夫妇于清朝乾隆年间逃荒到关东百余年后，张氏家族后人散居黑龙江各地，为了祭祖和便于后人联系，从第四代开始确定了张氏族谱，即从萧红祖父起，张家后人按照一首诗的字序排辈分、起名字。那首规约张氏族人名字的诗是：

维廷秀福荫，
麟凤玉芝华。
道成文宪立，
德树万世佳。

按照这首诗的规定，萧红祖父范“维”字，起名张维祯；萧红父范“廷”字，起名张廷举；到萧红这一代范“秀”字，起名张秀环。除“张秀环”这个正式的学名之外，祖父又给萧红起了乳名“荣花”，“花”与“华”相通，寓有荣华富贵之意，萧红夭亡大弟的乳名就是“富贵”。

萧红六岁那年，母亲姜玉兰带她回娘家省亲，适逢妹妹姜玉环也在家，当她得知外甥女的名字是“张秀环”时，这位二姨说什么也不干，执意要姐姐给萧红改名。因为按照东北民间风俗，不同辈分的人，名字不能同字，碰到一起就是犯忌讳，“张秀环”和“姜玉环”犯了“环”字之忌。姜玉兰于是让父亲姜文选给萧红改名“张迺莹”，取“如玉之莹”的意思。这个名字虽然脱开了张氏族谱的规约，但毕竟是硕学的外祖父所赐，所以得到了张家人的认可。

然而，童稚的张秀环自然不会想到名字的修改，似乎已然宿命般暗示在这个家族中她将会变成一个异类。张秀环的命运似乎全息浓缩在这个关于名字的带有宿命意味的故事里。“张迺莹”这个名字伴随着她从小学到中学的求学历程，后来萧红用过田娣、悄吟、玲玲等笔名，最后渐渐被“萧红”这个具有女性革命色彩的自我命名所代替，世人其后只知写《生死场》、《呼兰河传》的





萧红与生母姜玉兰合影



“萧红”，鲜有人知其原名“张迺莹”，更不要说“张秀环”了。

张家大院坐落在呼兰城南关的龙王庙路南（今南二道街204号）。这座典型满清风格的北方院落建造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萧红父母1909年完婚时，工程尚未完全竣工。整座宅院占地7125平方米，共有房舍三十二间，正房后面是近2000平方米的后花园，祖父母住在两间西屋，两间东屋则是她父母的居所，萧红就出生在东边第一间的炕头上。整座院落透露出晚清北方小康之家的气派，殷实、安宁而富足。这里是萧红思想、品格、精神成长的家园，也是故人与故事的物化载体。

偌大院落，在萧红出生之前，常年在家的只有祖父、祖母和母亲，因工作的缘故张廷举不常在家。因此全家对萧红的出世寄予了莫大期望，然而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一旦他们发现生下的是女孩，那份失望可想而知。就张维祯这一张氏支脉来说，太久没有出现男孩了（张维祯的幼子夭折，萧红的父亲是十二岁时被过继给堂伯父张维祯的）。萧红的出世令老祖母尤为失望，但对于长期赋闲在家，懒散而寂寞的祖父来说，却是喜出望外。此前，他的落寞或许源于与继子不可能有太多的交流，以及因不会理财而挨妻子范氏的数落和埋怨，端午节降生的长孙女改变了他的生活。祖父也成了萧红童年时最美好的回忆。

女孩的童年记忆从后花园开始。祖父在后花园里干什么她也学着干什么，栽花、拔草、锄地。下种的时候即便把种子都踢飞了，祖父也不会说什么；除草时把苗除掉把狗尾巴草留下，祖父不仅不恼，还耐心地讲解狗尾巴草和谷子的区别。祖父和后花园给了幼年萧红一个无忧无虑的特定时空，她以自由而任性的眼光看待其中的一切。那些美好的童年回忆后来被定格在《呼兰河传》里：

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祖父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



手杖。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

趁那孩子往天空一看，就伸出手去把那孩子的帽给取下来了，有的时候放在长衫的下边，有的时候放在袖口里头。他说：“家雀叼走了你的帽啦。”

——《呼兰河传》

相比较而言，家中的其他亲人在萧红的心目中大多没有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象。萧红很害怕自己的母亲和祖母。回忆起父亲时，萧红也是直言不讳地说：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她对父母的感受显然更多参照于祖父对她的慈爱。祖父对萧红的慈爱，也让张廷举因继子身份而不敢过多干涉。在这种意义上，“冷淡”或许是作为父亲严厉之爱的表现。世有学者认为，张廷举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大家闺秀，看不惯她那任性泼辣的性格，故而冷淡。但在小女孩敏感的心灵里却留下“伤害”的阴影。

祖父毕竟老迈，他慈祥的面容、温和的性情，让萧红感受到爱与温暖还有自由无虑的同时，也让她在娇惯中一天天长大，顽皮而任性。萧红的桀骜与倔犟似乎在出生后不久就有所表现，睡前母亲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使其安睡，她往往拼命挣扎不让人抓住胳膊。一次，前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种情形，笑着说：“这小丫头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子’。”在亲友印象中，萧红的倔犟几近天生。

萧红七岁那年，祖母范氏病逝，萧红就闹着搬到祖父的房子

里去住。从此，萧红开始了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祖父教她念诗，早晨念，晚上念，半夜醒了也念。祖父教的是《千家诗》，没有课本，全靠口头传诵。祖父念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萧红很喜欢这首诗，一念到第二句“处处闻啼鸟”那“处处”两字，就很高兴，觉得这首诗实在好听。她尤其喜欢“重重叠叠上楼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又为明月送将来”。客人来了祖父就让萧红念这首，其实萧红念诗根本不明白什么意思，正处于单纯的音律熏陶阶段，所以经常念诗的时候大叫大嚷。

等到祖父开始给她讲诗后，萧红渐渐懂得诗中的含义，从前喜欢的诗不一定喜欢了，却也不再大叫大嚷了，会安静地思考，这使她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怪乎有人说《呼兰河传》如音律般的叙述节奏应该归功于萧红的祖父。

1919年，萧红的母亲姜玉兰因病去世是萧红生命中第一个巨大的转折。不到三个半月，张廷举就续弦了，继母梁玉兰和萧红的关系是客气而淡漠的，面和心不和。母亲死后，萧红和弟弟张秀珂的生活变得相对艰苦，祖父染上大烟嗜好，也无暇顾及他们，萧红和父亲的关系开始日益恶化。

回望历史，萧红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苦命最凄惨最漂泊的女作家，但相对一生而言，大家族的背景、衣食无忧的生活、后园的乐趣，以及祖父的正面影响，恰恰使她的童年成为她人生经历中最幸福的一个片段。只是因为她过于敏感、早熟的心灵，她比别的孩子提前进入了寂寞和伤感。她不像一般有钱人家的姑娘那样冷酷自私，从小就同情帮助底层百姓，除了善良祖父的影响，可能也和这种敏感、早熟有关。

二

“我记不了这一切啊！管它是温馨的，是痛苦的，我记不

了这一切啊！我在那楼上，正是我有着青春的时候。”

——《借》

1920年之于萧红同样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五四新文化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也熏染了北国边陲的小城呼兰，兴办女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这一年萧红开始进入新式学堂念书。

张廷举是个顺应时潮的维新人物，对待萧红上学的态度十分开明。当时，呼兰城有两所小学，并于1920年秋天首开女生部，开始招收女生。萧红是这一举措的首批受益者，进入离家仅百步之遥的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女生班，读初小一年级。因学校设在龙王庙院内，俗称龙王庙小学。萧红读书非常用功，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1924年秋，初小毕业后，萧红考入呼兰县第一初高两级小学校。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人们已经意识到接受新式教育的重要。萧红新奇地看到来上高小的学生几乎什么人都有，有的当私塾先生已经四五年了，有的在粮栈里做了两年的管账。他们家信涉及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有的问儿子的眼疾好了没有，也有的询问家里地租收取情况和粮食买卖的行情。萧红就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开始慢慢接受新文化的洗礼，用惊奇的大眼睛打量着走出后花园所看到的崭新世界。除了学校的课程外，萧红还在伯父的辅导下，读了不少古文，她还热衷于画画，对民间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1925年秋，张廷举将萧红插班转入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据当年与萧红同班的傅秀兰回忆，新转入的张迺莹并没有给她什么特殊印象——“她穿的是阴丹士林布的蓝上衣、黑布裙子、白袜子、黑布鞋，和大家的打扮是一模一样的。她的性格温和、恬静，而且平易近人，只是不太爱说话”。傅秀兰原以为张迺莹作为大户人家的女儿，其衣着、做派应该是常常所见到的那种富家小姐的样子，没想到竟和她这样小户人家的孩子没什么



两样。

读书给了萧红一种全新的生活。在老师、家人和同学的眼里,张迺莹都是那种特别好学的好学生。家里的藏书几乎都看过,即使不懂也要翻翻,而且,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她的求知欲愈加强烈,常常从同学、亲戚家或父亲的朋友手里借书来看。堂弟张秀琢回忆,姐姐夏天多半在后花园的凉棚中不知疲倦地看书,常常要人喊她吃饭。凉棚搭建在花丛中,姐姐喜欢顺手拿起一片花叶夹在书中“备忘”。

令同学们印象深刻的是,张迺莹除了读书用功之外,还有她那出众的文字表达能力。这显然与其幼年诗教不无关系。

1926年的夏天对于萧红来说无疑是个转折点,十五岁的少女结束了高小生活,呼兰城外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在向她招手致意。高小毕业,张迺莹和她的同学们各自面临着人生选择。傅秀兰、吴鸿章等家境不好的同学考取了省城齐齐哈尔的女子师范学校,因为师范教育是免费的;家境稍好的同学就在本县上中学,师资力量比较差,但费用相对低廉;而家境富裕的同学则大多去哈尔滨上中学。对一个女孩来说,去哈尔滨上学是最为时髦而令人羡慕的选择。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以其开放、时髦、浪漫令年轻人神往。张氏家族门楣光鲜,受到良好新式教育的子弟不乏其人,多在哈尔滨上中学,甚至去北京上大学。知识早已唤醒少女张迺莹对大城市的充分想象,企望能去向往多时的哈尔滨继续上中学。然而,当她向父亲、继母表达完诉求,却遭到他们严厉的拒绝。一场升学风波等待着她。

前面说过,萧红父亲张廷举事实上是一个虽新还旧的人物。他对女儿的预期,是通过严厉的家教将她培养成一个恬静文雅、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而孩子自幼就表现出的任性、顽皮和倔犟无疑令他很不满意。萧红在高小期间参加抗议游行、募捐“八大家”、参演新戏《傲霜枝》等行为,更让他内心不免充满隐忧,害怕女儿被男女平权的社会思潮带入歧途。因此,当萧红提出到哈尔





滨继续念中学的想法时，父亲坚决反对，与此前开明地支持她在呼兰读小学，完全是冰火两重天的逆转。父亲说她如果愿意继续上学，可请个先生到家里授课。而在与女儿的僵持中，他十分清楚她那份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任性与倔犟，萧红为不能上学而病倒了。最终，张廷举的心理防线彻底瓦解，改变了初衷。此时，哈尔滨各中学又开始招收新生，如果错过招考机会，萧红又得在家耽搁一年。张廷举想到应该尽快送她到哈尔滨上学，以释心头大患。于是，在1927年秋天，张迺莹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就读。至此，这场升学风波才告终结。

女中虽然是个风气极其保守的学校，萧红还是接触到了一些思想开放的进步教师，尤其是语文老师王荫芬、图画老师高仰山和历史老师姜寿山。这几位老师对萧红的影响很大，萧红喜欢中外文学，喜欢美术，都得益于他们的熏陶。萧红还经常和沈玉贤、徐淑娟等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讨论阅读经典作品，并开始以笔名“悄吟”在黑板报和校刊上发表散文和诗。

刚入女中的时候，萧红最喜欢的科目是美术。她在校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及精力，都用于了绘画。后来由于经常阅读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文艺版，萧红开始迷上了新文学，对新文学的痴迷开始超越对美术的热爱。她倾心于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的文学作品，读冰心、徐志摩的诗，读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等，此外，歌德的《浮士德》、普希金的《自由歌》，以及中国的古典名著，《琵琶行》、《长恨歌》她也都很喜欢。

在女中里，萧红还首次接触到由五四运动所触发的青年运动。1928年11月8日和9日参加反对日本侵占东北领土的学生请愿和示威游行，深深撼动了这位刚从家庭温室中走出的女孩。然而，萧红有时也会陷入政治的狂热和幼稚，1929年张学良在东北全境掀起反苏反共的高潮，萧红盲目地听信当局的宣传，投身到佩花募捐的活动中去。就在她狂热地忙于反苏时，她生命中一件更大的事发生了：祖父死了。

祖父死了，对萧红来说，仿佛天都塌陷了。她用祖父的酒杯饮了酒。吃完饭，跑到后花园玫瑰丛下卧着，精神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重创：

我懂得的尽是一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一些凶残的人了。

我饮了酒，回想，幻想……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丛下颤抖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祖父死了的时候》

祖父离世，使得萧红和呼兰的“家”解脱了最后一道情感的维系，也为萧红走上叛逆封建家庭的不归路剪断了最后一丝依恋，从此她带着桀骜不驯的血气浪迹天涯，告别了生她养她的北国黑土，越走越远，无论怎样穷困潦倒，也未曾向父亲低过头。这位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在骨子里的高傲中却藏着深切的平民意识，心中怀着祖父为她奠定的“爱”和“温暖”的底色，一生苦苦地寻求爱，寻求温暖的力量，至死不曾放弃。

三

“莹姐，我看你还是回家的好！”

“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端的父亲的豢养……”

“那么你要钱用吗？”

“不要的。”

“那么你就这个样子吗？你瘦了！你快要生病了！你的